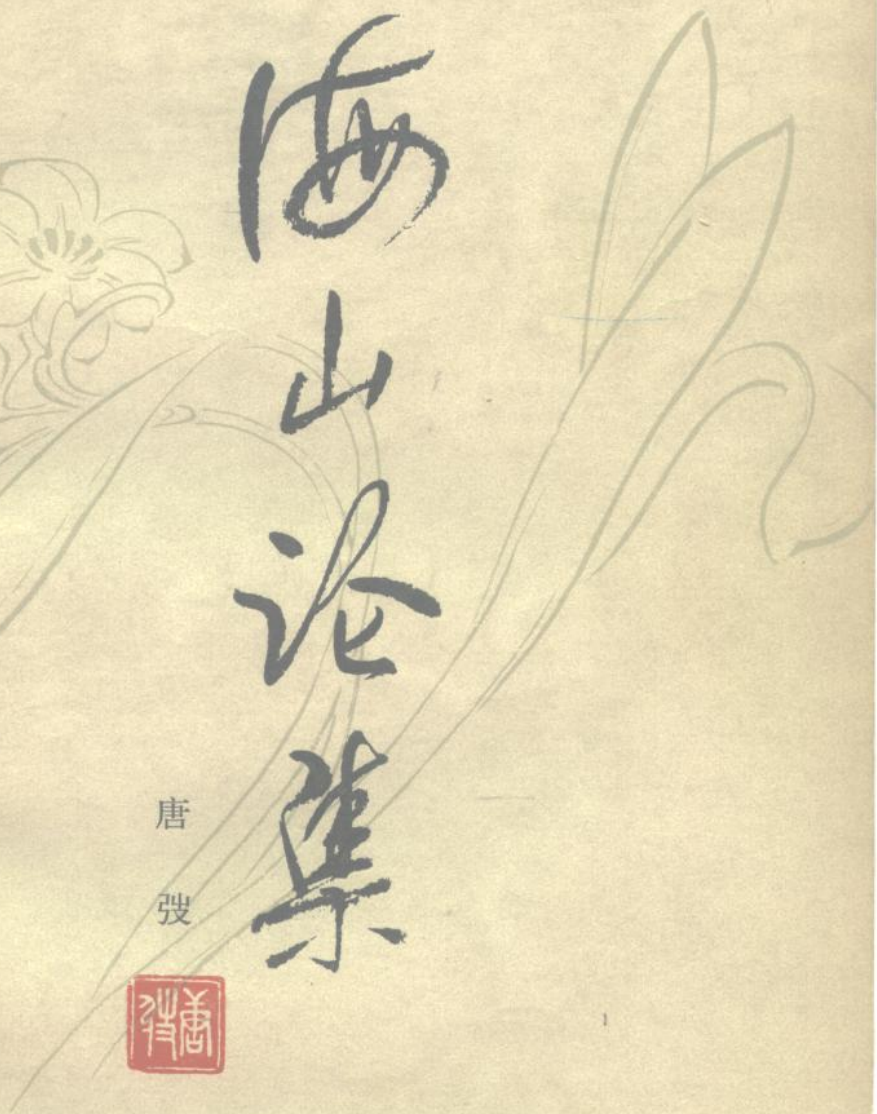


海山论集

唐
弢



10/17

海山论集

唐 弢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29652

封面设计：鹿耀世

海山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 24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插页 2

1979年5月北京第1版 197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书号 10019·2784

定价 0.86元



DD/104/13

序

本书收录了我的二十三篇议论文字，其中十五篇选自《燕雏集》，三篇选自《鲁迅在文学战线上》，另外五篇——《论作家与群众结合》、《关于题材》、《人物创造随想》、《〈白光〉和〈长明灯〉》、《“于无声处听惊雷”》，以前没有收集过。这些长短不一的文字，全部作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后五篇写于一九六一年至六三年，这以后，心肌梗塞突然袭来，连续两次，我被送入医院抢救，治疗，休息。接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我就和文字暂时告别，没有也不可能再写什么了。

这回重加厘定，翻检一过，惭愧得很，实在不能不吃惊于自己思想的枯竭与贫乏。我不配算是一个研究工作者，到如今没有对一些文学问题作过系统的研究。为任务而执笔，竟就是产生这些文章的原因：几乎每一个题目下面，都可以加上为某某纪念而作的副题；几乎每一篇的遣词用语，都留下了近乎急就章似的匆遽仓促的口气。有一篇，记得就是《论作家与群众结合》吧，刊物的预告已在报上登出，而我的文章还只写了三分之二。其中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作家深入生活之后的经验，是应当认真地总结的，而我却没有总结好，不满意，一时收不了梢。编辑不断地催稿，家人不断地挡驾。我呢，躲入旧居面北的小屋里，坐在桌前，展开稿纸，冥思苦想，夜以继日，脑瓜僵得象一段木头，几个小时写不成三两

句，最后是：人垮了。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人说，我是吃得太少，肚子里空，饿坏的；其实呢，我是懂得太少，脑子里空，急坏的。我自己心中明白，可是嘴里没有说。

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而去完成一些写作任务，在我，本来是愉快的事情。不过要真正解决问题，写出有质量、有创见的文章，总得靠平时充分的准备——对资料有积累，对问题有研究。所以那时候我想：以后应当在经常研究的基础上写文章，再不能莽莽撞撞，学许褚赤膊上阵了！这个想法自然是不错的，做起来可又着实不容易。《论作家与群众结合》最后只在校样上作了点补充，没有时间称心惬意地修剪和改写。

现在，这篇文章已决定和别的文字一起收集，时间对待我却越来越吝啬了，我仍不可能有从容的余暇仔细地修改它。不仅这一篇，就是别的篇什，重加厘定的时候，也只在文字上稍作润饰：将某些题外的话删去，凡是意思说得不够清楚的地方，加说几句，使读者更能了解我当时的观点。二十三篇中，上起一九五一年，下迄一九六三年，足足有十二年。只要不是巨害剧毒，一般的错误就让读者去批判吧，它们记录的是过去年代里我的思想的脚印。

唐人写过一部《海山记》，叙杨广经营西苑，造三山五湖四海，详记花果草木名称，虽不过是里巷间略通文字者所为，却也发扬了正在流行的传奇文字的意想与文采。清人辑《海山仙馆丛书》，凡五十六种，除经史外，兼及数学、地理、医药、农业等著作，虽不免浅陋趋时之讥，但又多少表达了提倡科学与文化的时代的风貌。至于这本小书的命名，却和上述两个“海山”无关。我的意思只想说明，书里的文字完成于近年来我工作过的地方——上海和北京，即：一部分写于东海之滨，一部

分写于燕山之麓，现在将这些议论文字集合在一起，就顺口叫它《海山论集》，即此便是这本书名的由来。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序于北京。

目 次

序	1
---------	---

论作家与群众结合	1
----------------	---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学习社会，描写社会	43
-----------------	----

关于题材	55
------------	----

风格一例	68
------------	----

人物创造随想	76
--------------	----

从“民歌体”到格律诗	81
------------------	----

关于杂文写作的几个问题	93
-------------------	----

论鲁迅的美学思想	108
----------------	-----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	142
-----------------	-----

论阿Q的典型性格	166
----------------	-----

“小事”不“小”	182
----------------	-----

——谈《一件小事》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白光》和《长明灯》	194
------------------	-----

——为英文版《中国文学》作

故事的新编，新编的故事	200
-------------------	-----

——谈《故事新编》

“于无声处听惊雷”	210
——读鲁迅一九三四年《无题》诗	
反映“五四”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的诗篇	214
——谈鲁迅“五四”前后的杂文，现代文学史札记	
在理论斗争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234
——谈鲁迅在“左联”时期的三次斗争，现代文学史札记	
不许胡风歪曲鲁迅	260
鲁迅彻底地否定了武训	284
屈原纪念	297
故事诗《孔雀东南飞》	303
维克多·雨果	317
司汤达和他的于连	321
——关于小说《红与黑》的讨论	
艺术家和“道德家”	333
——读列夫·托尔斯泰的《琉森》	

论作家与群众结合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二十周年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引文没有加注的,一律引自《讲话》。)里说明了文学艺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也阐述了如何去服务的问题。他考察和研究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革命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把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不同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把艺术的特殊规律和时代的普遍要求联系起来,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关键在于:作家深入工农兵并与群众结合。这个论断以其不可掩蔽的光彩贯串了《讲话》的内容,即使在那些没有直接涉及的部分里,也象映水的月色闪动在清波涟漪里一样,引人注意地闪动在字里行间,闪动在娓娓动听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里。

作家深入工农兵并与群众结合是一个新课题。由于历史进程的特定要求,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在新的情况下创造性的发展。文学艺术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从来就存在的。文学史上许多伟大的或者有过杰出成就的作家,从古代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成熟以前,不论是屈原、杜甫、关汉卿还是曹雪芹,不论是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还是莫里哀,他们的作品之所以

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经得起时间的悠长的考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作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在精神上与人民群众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或多或少或这或那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要求，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剥削和压迫的抗议与斗争。他们从人民群众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描写自己熟悉的本阶级的生活，塑造为这种生活所孵育的富有个性的人物，在文学的画廊里一个接着一个地竖起了不朽的形象。受人民群众启发、向人民群众吸收营养是古代许多优秀作品的特点，资本主义社会成熟以后，这个现象在进步文艺里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经过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的法国革命，十九世纪到来了。资产阶级在这个世纪初期继续和封建贵族斗争，三十年代“法国的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以迅速的步伐成长，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成立共产主义者联盟之后，开始撰写并于次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个后来被斯大林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歌中之歌”的伟大宣言鼓励了工人阶级的斗争。震撼世界的力量逐渐形成。生气虎虎的赫拉克勒斯^②的出现，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揭开了新的理想的序幕。所有占据历史舞台的统治集团无不惊慌失措，奔走相告，早晚不安地为“徘徊”在欧洲上空的“幽灵”^③感到恐惧与苦恼。精神的威胁首先波及的正是精神的领域。艺术的音波随着荡动起来。几乎和十九世纪开始的同时，在英国、法国特别是

① 弗·恩格斯：《一八四七年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4卷第505页。

② 赫拉克勒斯(Heracles)，宙斯和阿尔克墨涅所生的儿子，希腊神话里力大无穷的最著名英雄。

③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1966年版第1卷第238页。

俄国，文学艺术界人才辈出，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曾经产生过如许多语言艺术的大师。马克思称道了英国作家狄更斯、萨克莱、盖斯凯尔夫人和夏洛蒂·白朗蒂；法国作家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左拉和莫泊桑的名字，经常作为赞扬和举例的对象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章里出现；与此相似，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毫无例外地被列宁的党公认为俄罗斯民族的骄傲；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必要在这里提到德国的海涅和挪威的易卜生，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和匈牙利的裴多菲。作为同时代的杰出的代表，这些作家以他们卓越智慧和逗人的才情，运用各种形式施展其天才的画笔，使文学的图景呈现了空前的绚丽与多彩。十九世纪，就文学艺术的成就而言，无可辩驳地对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艺术创造的繁荣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現象。当我们深入地接触他们作品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起泰纳的话，泰纳说：“精神著作的产生不就只靠精神。”^①自从一八四八年以来，无产阶级是历史前进过程的唯一体现者。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生活不断地掀起波澜。时代的裂痕以曲折的形式伸入作家的笔底。许多杰出的进步作家选择了复杂的生活题材，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他们所揭示的画面是不同的，这一点无可怀疑；从构思、用语、设色、运笔一直到掌握旋律与控制波澜，通过艺术的独创构成个人的笔调，他们所反映的风格是不同的，这一点也无可怀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许多不同的画面和不同的风格往往又被约束在一个共同的基调上：这个哀叹封建贵族的灭亡，那个抨击资产阶级的堕落，他们的精神自觉或者不自觉、乐意或者不乐意地受牵引于一个新的

① 泰纳：《巴尔扎克论》，《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2期。

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牵引的本身又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他们中间很多人并不了解那个暂时还没有在自己作品里登场的巨人，而是由于个人和社会的对立，强烈地憎恨周围的一切，把这一切作为历史的渣滓加以描写：一群没有前途的人，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然后，一群没有前途的人浮沉在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里。这些进步的杰出的作家，不管他们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却极其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真实关系。所以恩格斯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这时并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①而这也正是被我们称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出色地实现了的任务。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去描写那个巨人，以积极的态度多少有点浪漫主义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斗争，他们怀着比过去许多进步作家更深厚的同情，使几千年来一直被偏见打入底层的人物开始在艺术作品里露脸，表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反映工人运动的作品，一般说来他们都不满意这些作品深刻的程度和真实的程度，却又热情地鼓励了作家们的尝试。恩格斯说：“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顽强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

①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第437页。

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①正确地给予这个“地位”的现实主义在当时并没有出现，相应地负起新的使命的是一些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他们以激进和突破的精神为批判现实主义补上了不可缺少的一笔——虽然这一笔对照起历史的具体性来还显得十分无力。

我们没有意思在这里责备十九世纪。应该引起思考的是：为什么“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工人运动还不能够在现实主义作品里占有“地位”？为什么热情地描写了工人阶级的作品——他们的美好愿望是无可怀疑的——会显得空泛无力？高尔基说得对：完成批判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杰出诗篇的是资产阶级的叛逆者和“浪子”，“被资产阶级毁灭了的贵族，或者是从本阶级的窒息人的氛围里突破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子弟。”^②事实正是这样。这些作家熟悉本阶级的生活，和这个阶级的人物有着密切的结合，摸透了后者的心理并且掌握了后者的罪状。当他们不得不站立起来宣判自己所属阶级死刑的时候，人们可以依稀地看出他们颤抖着的手，他们脸上微微抽搐着的痛苦的筋肉。这种判决只能在原告——工人阶级缺席的情况下进行。或者虽然勉强地传到原告出庭，而作为审判者的作家本身并不理解全部控诉的意义，他们满怀同情而又止于同情，用几百个、成千个怜悯的词汇描摹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苦难，却不可能有一小时、半小时真正象被压迫、被剥削者一样思想和生活。他们都是上层阶级。虽然在精神上 and 人民群众有所联系，甚至在生活上和人民群众有所接触，然而

①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第445页。

② 《苏联的文学》，《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1页。

联系和接触并不等于结合。他们的斗争手段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有着很大的距离。思想的间隔不可能通过善良的愿望把它们焊接起来。历史等待着一个变革——人的变革。不仅文学上是这样，其他艺术部门也是这样。普列汉诺夫在论述同时代西方艺术发展状况的时候，曾经正确地指出：“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上层阶级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同情和怜悯被污辱和被受害者更前进一步。蒙卡契、比尔保和罗达的画是表现怜悯，引起怜悯；比斯白鲁克、白雷克和梅尼叶的雕刻是表现怜悯，引起怜悯。上层阶级代表中的优秀分子没有能够彻底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他们只能向不幸者和被压迫者说‘晚安’。谢谢你们，善良的人们！不过你们的钟慢了：黑夜已将过去，‘真正的白昼’已经开始到来了……。”^①

一点不错，资产阶级的钟慢了，黑夜已经过去，二十世纪是伴随人类黎明的到来而到来的。无产阶级很快就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不仅这样，还在许多国家里组成了卫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强大的政党。那些怀着善良愿望向人民群众祝道“晚安”的人是因为没有睡够而发生了时间的错觉。生活起了变化，人民群众本身也起了变化。在文学艺术领域内，资产阶级现在只能依靠他们的退职金养活自己，也许荷包里还留着一点余钱，却已经完全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可以培育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历史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产生足以代表自己意志的文艺，或者象恩格斯所期望的，应该有以工人阶级思想和生活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列宁于一

① 《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1期。普列汉诺夫这篇文章作于1905年。

九〇五年发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这位伟大导师的文艺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①的原则教导下，俄国文学在十月革命前后出现了一批以高尔基为首的为社会主义拓荒未来的作家，他们以卓越的成就改变了文学史的面貌，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并且还在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和中国现代革命一样，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一开始就吸收了俄国的经验。它从诞生的日子起，即已揭起“为人生”的旗帜，以现实主义的鲜明立场表示其和人民命运的联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从内容到形式无不起着重大的变动。旗手鲁迅走在行列的前面。毛泽东同志充分地估价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意义，他首先肯定它的功劳：“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毛泽东同志同时又清楚地看到了革命文艺的缺点。无论是从人类生活的趋向还是从中国革命的进程出发，历史向作家们预约了更多的东西，要求他们通过形象的反映提供全新的主题。激烈的社会斗争并没有消弭人民群众对于审美的要求，然而多少年来，“统治阶级总是竭力把知识垄断，千方百计把知识藏起来不给人民，而只授给人民以定形的思想”^②，工人农民不但受到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还在文化上受到禁锢与限制，被褫夺了一切可以接触教育的机遇，他们的艺术天才往往只能被约束于口头的创造和流传上。文化的面貌不可能于转眼之间改变。在过去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精神生产的绝大部分还得来自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教养的知识分子，这

①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译本第10卷第28页、第29页。此处引文依《讲话》所引旧译本，句法略有出入。

② 高尔基：《个性的毁灭》，《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1期。

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个任务与执行任务的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几乎贯串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一阵尖锐，一阵缓和。摸索，探求，抗拒，中心始终是作家与群众的关系——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作家要不要为群众服务？作家能不能为群众服务？向哪里服务？怎么样服务？所有这些问题一环扣住一环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随着时序的推进，虽然事实是在缓慢地、迂回地、一步一回头地朝着正确的方向移动，然而直到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工作者必须与工农兵群众结合的时候为止，不仅在实践上，甚至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也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认真的解决。“五四”的文学创作固然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在上海时期（主要是指左翼文化运动时期——引者），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抗战以后有过一些扩大而没有基本上的改变。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停留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上的作家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正是这个“格格不入”造成一种阻力，“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使得现代文学史出现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现象，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斗争。

二

长期的探索说明解决作家与群众关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整个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其开始,也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从作家与群众的关系来说,列宁的著名论点在当时还没有得到介绍和传播。在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的时代气氛里,人们的笔底响彻着“社会改造”、“劳工神圣”的声浪,形成了生动活泼的“五四”精神的特点。但当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主张“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①,并由周恩来同志领导的觉悟社和曙光社、青年互助团、人道社、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发表《改造联合宣言》^②,正式号召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时候,文学艺术方面的反应是十分冷淡的。虽然“社会改造”引起过相当程度的关心,然而一部分作家却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正在兴致冲冲地提倡以城镇为中心的改良主义的“新村运动”^③。“要想免去暴烈的改革,所以援引互助的公例”^④。袭用日本“白桦派”的言论以缓和阶级斗争,十足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自我追求的生活

①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晨报》第7版,1919年2月20日到23日。他以俄国文人到农村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为例,号召知识青年深入农村。虽然思想上还有点模糊,但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是正确的。

② “到民间去”这个口号在“五四”当时非常流行。1920年8月,觉悟社等五个团体在北京先后两次开会,由周恩来代表觉悟社,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表《改造联合宣言》,正式提出“到民间去”。宣言见《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俄国民粹派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抵制工人运动,中国当时却是为了发动工人运动,性质完全相反。

③ “新村运动”在中国出现得很早,“五四”前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缓和阶级斗争的手段,竞相介绍,风行一时。周作人曾在《新青年》第6卷第3期发表《日本的新村》,接着又在《新潮》第2卷第1期发表《游日本新村记》,各地报刊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是介绍日本“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实验。在山西、上海都有人办过新村。

④ 《新村研究》,《新潮》第2卷第1期。主要是介绍武者小路实笃的理论。